

未知死， 焉知生

人生在本質上，是不斷朝向「死」的「生」，
「死」，究竟是一扇門，還是一堵牆？生命意義繫乎此問。

撰文／孫效智

想要掌握死亡的意義及其與人生整體的關聯，需要科學、哲學與宗教的攜手合作。科學是在特定觀點下探究死亡，其對理解死亡的貢獻是特定而有限的，就好比大拼圖上的一個小拼塊，掌握個別拼塊固然是重要的，但這並不等於掌握整個拼圖。宗教是另一種拼塊，提供有關死亡的信念。信念固然是超越理性的，但卻必須接受理性的檢視，並透過理性在生命拼圖上來予以定位。

統整個別學科與宗教信念正是哲學的本務。哲學固然不該忽略個別拼塊的內涵，而應與之對話，但哲學更該關注整個拼圖的輪廓。哲學的意義正在於從理性與經驗出發，統整不同學科與宗教的觀點，構建完整的死亡與人生圖像。

死亡是一個如此重大，且與每一個人休戚相關的課題，無論現在或過去、東方或西方，都受到普遍的注意與關懷。也因此，透過理性與經驗來思考死亡課題，也意味著要以人類長期累積的成果與智慧，做為資糧來進行探究，而不是只依靠自己的經驗與理性。果如此，哲學分析者就彷彿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前眺望，自然有機會看得更遠，也看得更清楚。

挑戰死亡的普遍性

死亡學的教科書常提到，死亡有四個特徵：無機能性、不可逆性、因果性與普遍性。前三者描述的是生物特徵，普遍性則具有哲學的意涵。死亡的普遍性有兩層意思，第一層是說，所有生物都會死；第二層則拉到人類的範疇來說，所有人都會死。

但若以生物學的角度檢視普遍性，就會發現普遍性的第一層意義有些站不住腳，例如英國的老化專家寇克伍德在〈長生不老夢難圓〉（見32頁）中提到，有些生物如水母或水螅，如果沒有受傷或被掠食者吃掉，是永遠不會死的。這個觀察如果屬實，那

【重點提要】

- 研究死亡課題，必須統整不同學科的觀點，才能掌握死亡的完整意義。
- 人們渴望永恆與死後世界的原因，除心理學的分析外，還需要科學、哲學與宗教的攜手合作與彼此對話。
- 生命朝著死亡邁進，對於死亡的看法，將影響一個人的的人生態度。



麼，死亡學的論述便應受到生物學的正指，換言之，並非「所有生物都會死」，而是「大部份生物都會死」。

人是不是都會死呢？這是第二層的問題。古今中外的人都經驗到「人生自古誰無死」，人皆有死的普遍性是可以確立的。人的死因不外乎疾病、創傷與老化。隨著年齡的增長，疾病與創傷發生的機率將越來越高；老化則是生物體本身的機制，目前沒有人確切知道如何減緩老化，至於停止老化、讓人長生不死，則更是天方夜譚。依此，「所有都會死」大概仍是確立的事實。

科學家對死亡的生物過程不斷進行各種觀察與研究，根據美國田納西大學的維斯在人體農場所做的實驗，人從死亡那一刻起，歷經起始期、膨脹期、活躍分解期到乾燥期，大約只有兩個月的時間（見52頁〈塵歸塵 土歸土〉）。如果火化的話，那就更快了，不到兩小時，一個好好的、你所熟悉的人就只剩下幾塊大骨頭與一小搓灰燼。記得2005年我太太過世時，我們採取的就是火葬，我帶著三個孩子與至親好友圍繞著置放骨灰盤的長桌，從我開始輪流將燒盡的骨頭與骨灰裝進骨灰罈中，當時的情境歷歷在目，卻又如夢似幻，是我這枝拙筆難以形容的。

以愛超越死亡恐懼

人們害怕、畏懼死亡的原因大概不難說清楚。死亡的過程往往是痛苦而煎熬的，不需要太多經驗與想像，就令人不寒而慄。即使安寧緩和醫療能減緩疾病與死亡過程的痛苦，卻無法改變死亡更令人恐懼的猙獰面目，那就是奪走整個存在與生命的意義。對存在與意義的渴望，是人最頑強的生命本能，死亡卻似乎徹底奪走了它們，或至少使人不再能以原本的方式擁有它們。

而且，無論是否有死後的世界，可以確定的是，而今而後，天人永隔，原本進行中的生命故事就此打住，原本各式各樣的關係也嘎然而止。太太過世後，無論我如何思念，她頂多只能以很模糊的方式在我的記憶或夢境中出現；具體的生活裡，我們再也不能一起說說笑笑，分享彼此的生命，我們再也無法一起爬山、一起騎腳踏車、一起帶著孩子去墾丁玩、一起討論家裡的柴米油鹽醬醋茶以及孩子成長的點點滴滴。往者已矣，生者情何以堪？

死亡帶來的虛無與恐怖經驗，只能在某種契接永恆的精

神中，特別是在愛裡，才得以撫平或超越，例如孔孟說的「捨生取義、殺身成仁」，又如文天祥的「留取丹心照汗青」，再如林覺民〈與妻訣別書〉裡為愛對方而願意對方先死，由自己來承受未亡者痛苦的情操。愛要求自我犧牲，極致的愛則如耶穌所言要犧牲自己的生命。

這樣看來，愛似乎是一種擁抱死亡、穿過死亡，從而超越死亡的途徑。若想要透過找靈媒、觀落陰等方法來跨越天人永隔的深淵，結果很可能是徒勞無功的掙扎，所反映的大概也只是存活者心中無法放下的執著。

【關於作者】



孫效智是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兼主任、台灣大學生命教育研發育成中心主任，也是台灣生命教育學會理事長。他在1994年取得德國慕尼黑黑哲學院哲學博士，返台後投入生命教育的學術研究、制度建構與文化倡導，鼓勵社會大眾思考人生最核心的議題，從而深化人生觀、內化價值觀，並統整知情意行。

死後生命是一廂情願的想法，還是合理的盼望？

人渴望永恆，我們不只渴望所愛的人在去世後能進入永恆，也渴望自己能有永恆的生命。這樣的渴望究竟是一廂情願的想法，還是合理的盼望？許多心理學家主張，這是人為了免除「自我不存在」(ego's inexistence) 的恐懼，而產生的一種恐懼管理機制，英國心理學家貝林則認為「心靈不滅」是從遠古的人類祖先那裡就遺傳下來、難以撼動的幻覺，以致襁褓中的嬰兒與年幼的孩童不待宗教與文化的影響，就在骨子裡假設「人的永恆性」。此外，人很難想像心靈不存在的情形，也無法以第一人稱去經驗死亡，這些現象強化了「人的永恆」與「心靈不滅」的錯謬信念（見56頁〈你相信靈魂嗎？〉）。

貝林自稱是心靈消逝主義者。在他看來，心靈(mind)不過就是腦的一種作用，與其說是一個名詞，不如說是個動詞。當腦死了，心靈也就沒了，沒有任何神秘可言。不去除「人的

永恆」這個幻覺，將阻礙人們理解死亡的真相。

不過，筆者以為，心靈消逝主義者的論證模式，類似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(Ludwig Andreas Feuerbach)從心理投射論(psychological projection)來論上帝的不存在。費爾巴哈觀察到一個現象，人在心理上需要上帝，然後他主張，上帝只是人將心理的需要向外投射出來的結果，實際上並不存在。心理投射論最嚴重的問題是，就連內心需要上帝的人都知道，他需要的不是他心理投射出來的上帝，而是創造他也在他心中創造了渴望上帝的渴望的那位上帝。這樣的上帝自然必須先於人的心理投射，甚至先於人的存在，而不能是由人的心理投射所賦予的存在。

接近死亡，了悟生死

《西藏生死書》作者索甲仁波切指出，「接近死亡，可以帶來真正的覺醒和生命觀的改變。」你可能有哪些機緣接近死亡呢？

首先當然是自己的死亡迫近，或親身經歷某個死裡逃生的變故，一場大病、一件意外車禍，都會使你發現生命的脆弱。另一種接近死亡，可能比自己經驗死亡的機會要多些，那就是親人面對生死無常的時候；看著至親在加護病房垂死掙扎，群醫束手無策，自己卻不能代受，生死意義的問題也會突然真切起來。

了解死亡的這個功課，最好在日常生活去做。否則要是等到人生最後關頭才覺醒，一生的歲月已經糊塗度過，愛的機會將永遠不再。

其次，人需要上帝固然不能證明上帝存在，但也不能反過來等於證明上帝不存在。回到死後生命問題，人害怕死亡或渴望死後的世界，固然不能證明死後真有另一個世界，但人內在對永恆的渴望，也不能反過來證明死後世界只是人一廂情願的妄想。

人渴望死後仍繼續存在的理由，恐怕遠非心理學家提出的那些心理機制所能窮盡。如果沒有死後世界，而生死也只是這個物質世界運作的一種因果過程，那麼，人世間一切意義體驗、真理追求、美感經驗、愛與被愛、神聖嚮往，乃至文化與文明的建構，都將只是一堆看起來煞有介事，實則虛中之虛、幻中之幻的荒謬事物。

心靈消逝主義者除了提出「人為何相信死後有靈魂」的心理學分析以及生物學的死亡描述，似乎沒有再提出其他論據來支持心靈消逝主義。生物性死亡現象的問題在於，它能與死亡的全部真相劃上等號嗎？宗教提出許多有關死後世界的信仰，某些瀕死經驗也不是神經生理學或心理學所能完全解釋的。這一切難道可以不經由科學「大膽假設，小心求證」的探討，就斥之為子虛烏有嗎？

靈魂與自我

心靈也許可解釋為腦的作用所呈現出來的一種心智現象，然而，我們該如何看待「靈魂」(soul) 這個古老的概念呢？它是不是某種過時的宗教迷思，早就應該丟到垃圾桶裡？我認為要了解「靈魂」的深層意涵，必須將它扣連到「自我」或「主體」的概念來省思才可能。

每一個已經發展出自我意識的人都能了解自己是一個「我」，這個「我」既不同於「我」的「自我意識」，也不能與「我的身體」劃等號。換言之，當「我」還沒有「自

我意識」時，「我」已經存在，「我」隨著「我的身體」的成長而發展，無論「我的身體」像受精卵那般大或已是一個80歲老人的身體，它們都是同一個「我」的身體，但又都不完全等於「我」。

「我」的既內存又超越我的身體，似乎正是「我」無法完全被生物學解釋的原因。既然如此，將「我的身體」在生物學上的死亡現象看成是「我」的死亡真相，難道不是一種唯物論的化約主義？

未知死，焉知生

人生在本質上是不斷朝向「死」的「生」，因此，德國哲學家海德格(Martin Heidegger)稱人是一種向死的存在。然而，「死」究竟是一扇門還是一堵牆？宗教信仰多半都肯定「死亡看似一堵牆，實則是通往另一生命境界的門」。至於哲學，面對理性與經驗所能得到的各種證據，應該會發現，面對門與牆的選擇，它大概只能保持沉默。

不過，理性雖然無法完全透視哪個選項為真，卻能洞察不同選項所代表的意義。如果死亡是一堵牆，那麼，整個人生無論過得如何精采豐富或唯物論者講得如何天花亂墜，人生的結局就是去撞牆。反過來看，如果死亡是一扇門，那麼，人對於自我既超越又內存的體察、對於意義的追求、對於真善美聖的嚮往，以及對永恆的盼望，就都不再是卡謬口中的荒謬，而能得到某種合理與融貫的理解。

孔子說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」，不過，本文所凸顯的課題卻是「未知死，焉知生」。人對死亡的看法，會影響到他對生命的態度。人生好比某種旅程，死亡則是一個終點，對終點一無所知，就彷彿旅人不知自己的目的地，因而無法決定現時的行程與方向。有關生命終點的一切知識或信念，會影響每個人的人生觀與生活態度，這就是《大學》論述至善時所說的「知止而後有定」。

「撞牆」是很難與「至善」扣連在一起的，「至善」必須與「永恆」扣連。若然，死亡將是通往永恆之門，而無常人生中的愛與被愛才能真正有了永恆的價值，這是「人生無常，唯愛永恆」的深層意義。

SA

延伸閱讀

《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》，傅偉勳著，正中書局，2010

《生命終點的盼望》，古倫神父著，鄭玉英譯，南與北文化，2010

《西藏生死書》，索甲仁波切著，張老師文化，2006

《生命教育——生死學取向》Lynne Ann DeSpelder，黃雅文等譯，五南文化，2006

《死亡教育》Lynne Ann DeSpelder，黃雅文等譯，五南文化，2006